

王安石〈答司馬諫議書〉

導言

本報告是以王安石(1021-1086)的〈答司馬諫議書〉作為研究對象，嘗試找出精確的字義疏解，而且進行詳細的內容分析，並細闡當中所運用的藝術技巧。本文先從原文著手，了解其作品特色及思想意義，然後比較歷代學者對〈答司馬諫議書〉的疏注，希望找出較為準確的疏解，並分析其內容，最後從表現手法和修辭等方面解構這篇文章的藝術技巧。

作者介紹

王安石，字介甫，晚號半山，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(1021)，卒於宋哲宗元祐元年(1086)。他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學家，歷仕於仁宗、英宗及神宗三朝，死後被謚為「文」，追贈舒王，世稱荊公、舒王、王文公或王臨川。在政治上，王安石在熙寧二年(1069)時任參知政事，推出了青苗法、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，在次年(1070)升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，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，史稱「熙寧變法」，雖然改革最終失敗告終，但其影響卻能延續到北宋末年。在文學上，王安石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學家，他能詩善文，尤以散文著稱，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。王安石的散文多為有關政令教化，適用於世用之作，作品集中有書疏、奏狀、札子、論議、書啟及記序等體裁，其中以政論文、書札序跋文，記敘文及小品文尤其是重要，當中邏輯性強，見解深刻，分析精辟，說理透徹，而且結構嚴謹，富有感染力，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，使他在中國散文史上佔了重要地位。

王安石的文學主張獨特，他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論文，主張為文「以適用為本」、「務為有補於世」，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。在文道關係上，他反對「辭弗顧於理，理弗顧於事，以襍積故實為有學，以雕繪語句為精新」，而贊成「表裡相濟」、「文道統一」，王安石的文論對於矯正宋初的浮靡文風有重大意義的。但他與許多政治家般，常常把文章的內容偏向「禮教政治」，而把表達形式稱之為「辭」，比之為「器之有刻鏤繪畫」，與如「三蘇」等文學主張相較，不免有忽視文學特性的傾向。

總括來說，王安石的散文長於說理，內容充實，而且見解高卓，富於現實性。其藝術風格獨特，有不少前人都對此評論，如清人劉熙載(1813-1881)在《藝概·文概》稱其文：

半山文瘦硬通神……半山文善用揭過法，只下一二語，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，是何簡貴……荆公文，是能以品格勝者，看其人棄我取，先處盡高。

可見王安石的散文邏輯性、現實性很強，又布局完整及文辭峭拔，使他能在唐宋八大家中佔一獨特色位，梁啟超(1873-1929)更在八大家中將韓愈(768-824)、歐陽修(1007-1073)、王安石及蘇軾(1037-1101)列為四大家，足證其散文地位崇高。

〈答司馬諫議書〉寫作背景

〈答司馬諫議書〉是宋神宗熙寧三年(1070)即王安石執政後的第二年寫的，是王安石及司馬光(1019-1086)之間互相往來的私人書信。文章的對象是司馬光，他在當時是翰林學士兼右諫議大夫，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首領之一，要求廢止新法、恢復舊制。在熙寧變法初期，司馬光曾三次致信給王安石，其中第一封信即《與王介甫書》，以三千多字謂王安石行新法是侵官、生事、征利，同時謂其拒諫。本篇是王安石在接到第二封信後的覆信，主要回答司馬光第一封信所提出的指責，並對「天下怨謗」的原因，進行深入剖析，文章最後可看到王安石推行改革的信心和無所畏懼的氣概，同時又表現了他對於反對的意見不耐煩的態度。整篇書信旗幟鮮明，理足氣壯，結構清晰嚴密，短短四百多字就能駁斥司馬光的指責，可見語言簡煉犀利，當中回蕩著坦率之氣、峭折之勢，所以成為歷來政治論文的典範作品。本課文所採之版本是來自郭預衡主編，章琮校評的《唐宋八大家散文總集·卷五·王安石散文集》。

王安石〈答司馬諫議書〉注釋

某(1)啟(2)：昨日蒙教(3)，竊(4)以為與君實(5)遊處(6)相好(7)之日久，而議事每不合，所操(8)之術(9)多異故也。雖欲強聒(10)，終必不蒙見察(11)，故略(12)上報(13)，不復一一自辨(14)。

(1) 某：古代書信，都自稱名。起草時為省事，也寫作某。也有由於作者的子孫、門人等編集時，用「某」字代稱，為表示尊敬或避諱的。

(2) 啟：指陳述、說明。

(3) 蒙教：指承受教誨，這是收到來信的客氣說法。這裡指接到熙寧三年司馬光的來信《與王介甫書》。

(4) 竊：謙詞，猶言私自、私下。

(5) 君實：司馬光的字。

(6) 遊處：指朋友交遊往來。

(7) 相好：指彼此友好。

(8) 操：指持。

(9) 術：指方法、道路，這裡指個人的學術派別和政治見解。

(10) 強聒：聒音括，即頻繁地稱說話，《楚辭·九思》：「多聲亂耳為聒」，這裡是勉強說給人聽。

(11) 不蒙見察：指不被你了解。

(12) 略：指簡略。

(13) 上報：寫回信的一種客氣說法。王安石接到司馬光的信後，先曾寫過一封短的覆函，所以說「故略上報」，而信已失傳，在司馬光給王安石的第二封信中提及此信。

(14) 辨：同辯。

重念(15)蒙君實視遇(16)厚(17)，於反覆(18)不宜鹵莽(19)，故今具道所以(20)，冀(21)君實或見恕(22)也。

(15) 重念：指又想。

(16) 視遇：指看待，《漢書·宣帝紀》：「憐曾孫之亡辜，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征卿、渭城胡組更乳養，私給衣食，視遇甚有恩。」。

(17) 厚：指優厚。

(18) 反覆：這裡指書信往來答辯。

(19) 鹵莽：指粗魯草率，簡慢無理。

(20) 具道所以：具指都、全，具體全面之意；道指講說、陳述；所以指所持的理由。整個詞是指詳細地陳述所以這樣做的原因。

(21) 冀：指希望、期待。

(22) 見恕：得到他人對自己的寬恕。

蓋儒者所爭，尤在於名實(23)。名實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今君實所以見教者，以為侵官(24)、生事(25)、征利(26)、拒諫(27)，以致天下怨謗也。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(28)，議法度而修(29)之於朝廷，以授之於有司(30)，不為侵官；

- (23) 名實：指名稱和實際，《孟子·告天下》：「先名實者，為人也」，趙岐注：「名者，有道德之名；實者，治國惠民之功實也。」。
- (24) 侵官：指侵犯原來官吏的職權，這是因司馬光指責王安石設立「制置三司條例司」來理財，是侵奪了原來主管財政的鹽鐵、度支、戶部三司的職權。
- (25) 生事：憑空製造事端，司馬光攻擊王安石廢舊立新，是「生事擾民」。
- (26) 征利：指求利、牟利，這裡是指與民爭利。
- (27) 拒諫：指拒絕勸諫。
- (28) 人主：指君主，則宋神宗趙頊。
- (29) 修：指修正。
- (30) 有司：古時設官分職，各有所司，故稱官吏為有司。

舉(31)先王之政(32)，以興利除弊，不為生事；為天下理財，不為征利；辟(33)邪說，難(34)壬人(35)，不為拒諫。至於怨誹之多，則固(36)前知(37)其如此也。

(31) 舉：指施行、興辦。

(32) 先王之政：古代賢明君主的政治。

(33) 辟：指駁斥。

(34) 難：指詰問、責難。

(35) 壬人：壬音任，意指善以巧言獻媚的人，《漢書·元帝紀》：「是故壬人在位，而吉士雍蔽。」，顏師古注引服虔曰：「壬人，佞人也。」。

(36) 固：指本來。

(37) 前知：指事前早已知道。

人習於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(38)國事、同俗(39)自媚(40)於眾為善。上(41)乃(42)欲變此(43)，而某不量敵之眾寡，欲出力助上以抗(44)之，則眾何為而不汹汹(45)然？盤庚(46)之遷，胥(47)怨者民也，非特(48)朝廷士大夫而已。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(49)：度(50)義(51)而後動，是(52)而不見可悔故也。

(38) 恤：指顧念、關心。

(39) 同俗：指附合於世俗、流俗。

(40) 媚：指獻媚、討好。

(41) 上：皇上，指宋神宗。

(42) 乃：同卻。

(43) 變此：指變更以上所說的那種現象。

(44) 抗：這裡是抵制的意思。

(45) 汹汹：音空，指喧鬧。

(46) 盤庚：殷代一個國君，他曾把國都由黃河之北遷於亳，《尚書·盤庚》：「盤庚五遷，將治亳殷，民咨胥怨，作《盤庚》三篇。」。

(47) 胥：音雖，同皆、都。

(48) 非特：指不但、不只。

(49) 度：音為道，名詞性，指計劃、決定。

(50) 度：音為踱，動詞性，指忖度、考慮。

(51) 義：同宜，即合宜。

(52) 是：認為正確的意思。

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為，以膏澤(53)斯民，則某知罪矣；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(54)，守前所為(55)而已，則非某之所敢知。無由會晤，不任(56)區區(57)向往之至(58)。

(53) 膏澤：膏指油脂，澤指雨露，這裡都是用以動詞性，意指施恩惠給人民。

(54) 事事：指做事，前一個事字用作動詞性。

(55) 守前所為：前即前人，這是指墨守前人的陳規舊法。

(56) 不任：如同說不勝。

(57) 區區：意為小，此謙指自己內心。

(58) 向往之至：指仰慕之至，整句是舊時書信的客套話，意為內心不勝仰慕。

王安石〈答司馬諫議書〉譯文

我王安石說：昨日承蒙你來信教誨，我自覺與君實您相交友好的日子已很久了，但是在議論政事時所持的意見卻常常不一致，這是因為我們所持的政治主張和方法大多不同的緣故啊。雖然想要向你囉嗦幾句，但終究一定不能被你了解我的意見，所以我只是簡單地給你寫了封回信，不再一一為自己作詳細辯解了。又想到君實對我的重視厚遇，在書信往來上不應該粗疏草率，所以現在詳細地說出我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，希望君實或許能夠寬恕我吧。

有學問的讀書人所爭論的問題，特別注重於名稱和實際是否相符，當名稱和實際的關係已經明確了，那麼天下的大道理也就實現了。現在君實你來教誨我的，是認為我推行的新法侵犯了原來官吏的職權，憑空製造事端，爭奪了百姓的財利，拒絕接受勸諫，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誹謗。我卻認為從皇上那裡接受命令，議訂法令制度，又在朝廷上修正，把它交給負有專責的官吏去執行，這不能算是侵奪官權；實行古代賢明君主的政治，用它來興辦對天下有利的事業，消除種種弊端，這能算是製造事端；為天下治理整頓財政，這不能算是與百姓爭奪財利；駁斥不正確的言論，詰難巧言獻媚的人，這不能算是拒絕接受勸諫。至於社會上對我的那麼多怨恨和誹謗，那是我本來在實行變法事前就早已知道會變成這樣的。

人們習慣於苟且偷安、得過且過已不是一天的事了，士大夫們多數都不顧念國家大事，而附和於世俗的見解，向眾人獻媚討好當做正事。因些皇上才要改變這種不良風氣，而我不去估量反對者的多少，只想盡力幫助皇上來抵制這股反對勢力，這樣一來那些人又何以不對我喧鬧呢？盤庚遷都的時候，連老百姓都抱怨，並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對。盤庚不因為有人怨恨的緣故就改變自己的計畫，這是他考慮到遷都合宜，然後行動，認為這是正確的，因此不見得有什麼值得後悔的地方啊。

如果君實您責備我是因為在位任職很久，沒能幫助皇上幹一番大事業，使施恩惠給人民，那麼我承認自己是有罪的；如果說現在應該什麼事都不去做，墨守前人的陳規舊法就是了，那就不是我敢領教的了。

沒有機會與你見面，內心實在仰慕之至。